

## 第二章 中國牡丹文化

劉熙載在《藝概》中說道：「《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sup>1</sup>這段話說明了詩實際上就是表現人與自然的結合，情志與物象的統一。自然的靈性，經由人的思想感情表現出來的就成爲詩。反言之，詩是詩人的創造，那麼理所當然，詩中表現的思想和情感當然是詩人的思想情感，因此，要了解這些思想情感，就要了解「詩人」這個人，對詩人知道得越多，了解得越充分，就越能準確透徹地把握作品。而要把握「詩人」這個人，就應追溯到詩人生活的時代和生活，考察其風俗民情、文化狀況。

孔子曾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sup>2</sup>興、觀、群、怨，是孔子的美學觀點，是孔子在《論語·陽貨》篇裡提出來的關於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的說法。興，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興，引譬連類」<sup>3</sup>；朱熹《四書集注》：「感發志意」<sup>4</sup>這是說詩對讀者的思想感情有啓發和陶冶的作用。綜合言之，「興」指詩歌能引起欣賞者精神的感動與奮發。觀，何晏《論語集解》引鄭玄注：「觀風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見得失」這是說詩能夠幫助讀者認識風俗的盛衰和社會的得失。綜合言之，「觀」指詩歌可使人了解社會生活、政治風俗的盛衰得失。群，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這是說詩能夠幫助人們互相切磋砥礪，提升修養。綜合言之，「群」指詩歌可以在社會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從而保持社會群體的和諧。怨，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怨刺上政」；朱熹注：「怨而不怒」這是說詩可以用來批評政治，

<sup>1</sup>〔清〕劉熙載：《藝概》，（台北：漢京出版社，1984年），頁49。

<sup>2</sup>《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卷九，頁4。

<sup>3</sup>〔魏〕何晏：《論語集解》，元刊(二)，（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sup>4</sup>〔宋〕朱熹：《四書集註·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卷九，頁4。（以下關於「觀」、「群」、「怨」朱熹注，所引皆同，不另註）

表達民情。綜合言之，「怨」指詩歌可以對不良政治的種種表現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態度。「興」、「觀」、「群」、「怨」這四者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有著內在聯繫，其中「興」是前提，它包含了孔子對詩的整體作用的概括，所以「觀」、「群」、「怨」離不開「興」，這一思想表明孔子已認識到藝術的社會作用是透過美感的心理活動來實現的。孔子全面的將詩歌的美刺、言志和觀風俗、知民情的作用作了系統的理論的表述，因此，我們觀詩不僅可以體情，更可見詩之創作時代的社會風尚。反之，若我們欲探賞詩的表現意涵，就應該反歸到詩的創作背景、作者的生平遭遇來析論，才能體現詩的本意。故此文將從牡丹文化出發，以探求在唐代「上行下效」的牡丹文化影響下的牡丹詩的表現。

## 第一節 認識牡丹

文學中的花卉往往帶有濃厚的文化意涵和審美價值，每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有詠花作品，但在眾多花象中，卻難以覓得牡丹的芳蹤<sup>5</sup>，直到唐代一朝詠物風氣盛行，社會上突而掀起一股賞玩牡丹的熱潮，因此乍然湧現為數甚多的吟詠牡丹之作，使得有「國色天香」<sup>6</sup>之美讚的牡丹堂堂然成為大唐帝國的象徵。唐代這種牡丹文化究竟從何而來？筆者將追溯歷代所載有關牡丹的文獻資料以析之。

---

<sup>5</sup> 楊小鈴《唐宋牡丹詞研究》：「據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錄，唐以前無詠牡丹詩，吟詠桃、蓮、菊、梅等花的作品共約七十三首。而有唐一代，詠牡丹詩就有一百餘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頁1~2。

<sup>6</sup> 唐·李潛《松窗雜錄》：大和、開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得進謁。修己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修己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賢妃曰：『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另可參見唐·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韻〉：「曄曄復煌煌，花中無比方。豔夭宜小院，條短稱低廊。本是山頭物，今為砌下芳。千叢相向背，萬朵互低昂。照灼連朱檻，玲瓏映粉牆。風來添意態，日出助晶光。漸綻臙脂萼，猶含琴軫房。離披亂剪綵，斑駁未勻妝。絳焰燈千炷，紅裙妓一行。此時逢國色，何處覓天香。恐合栽金闕，思將獻玉皇。好差青鳥使，封作百花王。」（卷四四八）

(一)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才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sup>7</sup>

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sup>8</sup>

據歐陽修所言，牡丹最早只作為藥記載在《神農本草經》（成書於西漢以前）上，表示「牡丹」之名早已有之。但在花裡面沒有很高地位，被當成柴薪使用。自唐代武則天以後，洛陽牡丹才開始興盛。唐代的沈佺期、宋之問、元稹、白居易，這些人都善於吟詠花草，應該會在詩中對牡丹的美、異，加以表現，可是，他們並沒有這類詩作流傳。只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但也只寫「一叢千萬朵」而已。今天筆者根據《全唐詩》所錄，可以查索到唐代有二百多首的牡丹詩，且元稹、白居易的牡丹詩尤有可觀之處，可見歐陽修此處之言並不足全然採信。

<sup>7</sup> 〔宋〕歐陽修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洛陽牡丹記·花品序第一》，（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sup>8</sup> 〔宋〕歐陽修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二) 宋·李石<sup>9</sup>《續博物志·卷六》：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甚遠。或曰：靈運之所謂牡丹，今之芍藥，特盛於吳越。<sup>10</sup>

李石《續博物志》所載之材料與上面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所載若出一轍，而文中所說：「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今天在後世注錄的別集中卻遍尋不著劉禹錫的這首詩。然，劉禹錫有〈和令狐相公別牡丹〉、〈思黯南墅賞牡丹〉、〈賞牡丹〉、〈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渾侍中宅牡丹〉、〈送渾大夫赴豐州〉等六首牡丹詩，詩中不乏對牡丹之描述，如：「徑尺千餘朵」(〈渾侍中宅牡丹〉)，也寫出當時的牡丹熱潮，如：「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賞牡丹〉)，皆和歐陽修、李石所載不符。

(三) 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

古今言木芍藥是牡丹，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非也。安期生《服煉法》云：芍藥有二種，有金芍藥，有木芍藥，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紫多脈，此則驗其根也。然牡丹亦有木芍藥之名，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於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詠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為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聞，貴游趨

<sup>9</sup> 《續博物志》：舊本題〔晉〕李石撰。

<sup>10</sup> 〔宋〕李石著；〔明〕吳瑄校刊；嚴一萍選輯：《續博物志》，(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3。

競，遂使芍藥為落譜衰宗。<sup>11</sup>

據鄭樵所載，牡丹初無名，因與芍藥花型相似，而依名為「木芍藥」。牡丹一直到唐代才漸為人們所認識，並且成為貴游趨競之花，連芍藥都被比了下去。

(四) 宋·高承《事物紀原·草木花果·牡丹》：

隋煬帝世，始傳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藥，開元時，宮中及民間（案：即為「間」，下亦同。）競尚之，今品極多也。一說，武后冬月遊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為冠首。劉公嘉話云：「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禹錫嘗言：「楊子華有書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陽雜俎》曰：前史中無說牡丹，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段成式檢隋《種植法》，並不記說，則知隋朝花中所無。開元末，裴士淹使幽冀，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植於長興私第，為都下奇賞，至德中，馬僕射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青瑣集》有《隋朝海山記》，中載牡丹品甚多，而前賢所說如此。<sup>12</sup>

高承說牡丹在隋煬帝時已開始流傳，唐人也呼牡丹為「木芍藥」。直到開元年間，牡丹為人們所競相追逐、尊尚。高承又舉出武則天與牡丹的傳說來說洛陽牡丹何以為牡丹花之冠。再舉劉禹錫、段成式所言，指出兩人之記述有出入之處——劉禹錫認為牡丹花由來已久；段成式認為牡丹花為隋朝花中所無。孰是孰非，高承並未定奪。

<sup>11</sup> 商務印書館編纂：《十通·通志》（台一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87年），卷75，頁志868。

<sup>12</sup> 〔宋〕高承撰；李果訂；王雲五主編：《事物紀原》，（叢書集成簡編，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66年），卷10，頁394~395。

(五)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牡丹以色丹者為上，雖結子而根上生苗，故謂之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以其花似芍藥而宿幹似木也。群花品中，以牡丹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sup>13</sup>

李時珍點出「牡丹」名稱由來，又說唐人呼牡丹為「木芍藥」，乃因「牡丹花似芍藥而宿幹似木」。奇怪的是筆者查考《全唐詩》，發現以「木芍藥」三個字入詩的，除李白〈清平調〉中云：「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會花方繁開……」（卷二七）及另一處載：「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卷一六四）這兩筆資料中可見，其他多直以「牡丹」入詩，則唐人應已習慣呼「牡丹」為「牡丹」。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另載：

牡丹惟取紅、白單瓣者入藥，其千葉異品，皆人巧所致，氣不味不純，不可用。<sup>14</sup>

藥用牡丹的花瓣十至十五片，即李時珍所說的「單瓣者」。至於經過人工嫁接栽培，變異成花瓣極多的觀賞植物重瓣牡丹，則為李時珍所說的「千葉異品」，一般只可作觀賞花卉，不宜供藥用。

(六) 清·汪灝等撰《廣群芳譜》卷三十二：

---

<sup>13</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十四，頁23。

<sup>14</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十四，頁24。

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一名百兩金，一名木芍藥。<sup>15</sup>

從此材料可見牡丹別名之多。筆者猜想牡丹別名之多或因：牡丹初未普遍為大眾所認識，因此此處呼此名，別處呼別名。直到唐代，牡丹被人工大量栽植，廣為大眾所熟識，名稱自然定了下來。

(七) 清·余鵬年《曹州牡丹譜》：

崔豹《古今注》：「芍藥有草木二種，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李時珍曰：「色丹者為上，雖結子而根上生苗，故謂之牡丹。」昔謝康樂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又蘇頌謂山牡丹者，二月梗上生苗葉，三月花根長五七尺，近世人多貴重，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斯其始盛也歟。唐盛於長安，在《事物紀原》洛陽分有其盛，自天后時已然有宋《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自序求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sup>16</sup>

此則資料前半部多與筆者前面所舉引者同。後半部則言山牡丹之生長在二、三月。當時（清代）人們在秋冬就將牡丹移接栽培，因此能夠養出許多特異品種的牡丹來。

(八) 江文雙《牡丹花》：

牡丹是中國傳統的名花，甚早以前就以「花中之王」而著名。

花朵大而美麗、高雅，形、色均富於變化。屬於毛茛科落葉灌

<sup>15</sup> 〔清〕汪灝等撰：《廣群芳譜》（四）花譜九~十九，（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頁1837。

<sup>16</sup> 〔清〕余鵬年撰；〔清〕趙之謙輯刊；嚴一萍選輯：《曹州牡丹譜 自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未標註頁碼。

木，高度達二公尺，不僅枝、莖粗壯，葉子大，柄也長。一般來說，一株牡丹有十至一百朵的花，其中也有達到千朵的紀錄的。<sup>17</sup>

此處提到牡丹為「花中之王」，並且道出牡丹之美在其花形、花色艷麗而多變，而且一株牡丹能開出的牡丹花為數甚多，有達「千朵」之紀錄的，非常可觀。

#### （九）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本經中品。入藥亦用單瓣者。其芽肥嫩，可醬食。種牡丹者必剔其嫩芽，則精脈聚於老榦，故有「芍藥打頭，牡丹修腳」之諺。本草經：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痲癩，瘰，驚癇，邪氣，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安五臟，療癰瘡。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圖經：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漢中，今丹、延、青、越、滁、和州山中皆有之。花有黃、紫、紅、白數色，此當是山牡丹。其莖梗枯燥，黑白色。二月於梗上生苗葉，三月開花，其花葉與人家所種者相似，但花止五、六葉耳。五月結子，黑色，如鷄頭子大。根黃白色，可五、七寸長，如筆管大。二月、八月採，銅刀劈去骨，陰乾用。此花一名木芍藥，近世人多貴重，圃人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糞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sup>18</sup>

此則材料清楚的道出牡丹的藥性、藥用，且說明山牡丹和栽培觀賞用的牡丹在花葉上有所不同。

<sup>17</sup> 江文雙：《牡丹花》，（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86年），頁6。

<sup>18</sup> 高明總編輯：《中華文化百科全書·第三編·第五章·博物》，（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六冊，頁511。

## （十）其他

牡丹：毛茛科牡丹屬，多年生落葉灌木，羽狀複葉，春末開花，花色依不同品種有白、黃、紅、粉紅、紫、藍、綠等顏色，為中國特產，花型多姿、流光異彩、玉笑珠香、艷蓋群芳、雍容華貴、清香宜人，被稱為「花中之王」，歷來被中國民眾視為寶貴吉祥、繁榮福祉的象徵，除了有「國色」、「天香」之美譽，「一捻紅」<sup>19</sup>之別稱，亦有「花王」的尊號與「富貴花」的雅名，是中國最名貴的花卉之一。

牡丹作為物種之一，自是古已有之，而其原產地在中國西北，主要產地在丹州（今陝西宜川）、延州（延安）和梁州（漢中），進入人工培植後才逐漸擴展到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和江浙一帶<sup>20</sup>。而洛陽的牡丹花素負盛名，為天下第一，有「洛陽花」之稱譽。靖康之亂，洛陽牡丹花被戰火破壞而從此衰落，許多品種隨著宋室南渡。到了南宋，四川的天彭（今彭縣）成為牡丹的盛產地，陸游《天彭牡丹譜》中記錄了當時天彭的牡丹有多達六十五個品種，並稱道「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sup>21</sup>

因為牡丹和芍藥有十分多的相似點，且牡丹曾以「木芍藥」為名，使得此二花「難分難解」，以下以表格略為區隔。

---

<sup>19</sup> 〔清〕余鵬年撰；〔清〕趙之謙輯刊；嚴一萍選輯：《曹州牡丹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有「一捻紅」條，釋為：多葉淺紅葉杪深紅一點如指捻痕。舊傳楊妃勻面餘脂印花上，明歲花開片片有指紅迹，故名。

<sup>20</sup> 引自楊軍，曾明：〈國色天香昭代榮——唐長安牡丹考〉，《鐵道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頁16~17。

<sup>21</sup> 以上參見鄭垣玲：《朱淑真及其斷腸詩》，（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145~146。

## 牡丹與芍藥之比較表

表一

名稱	牡丹	芍藥
花型		
地位	花王 <sup>22</sup> 、國花 <sup>23</sup>	花中之相
學名	<i>Paeonia suffruticosa</i> Andr.	<i>Paeonia lactiflora</i> Pall.
生物分類	<p>域：真核域(Eukarya)</p> <p>界：植物界(Plantae)</p> <p>門：被子植物門(Magnoliophyta)</p> <p>綱：雙子葉植物綱(Magnoliopsida)</p> <p>目：虎耳草目(Saxifragales)</p> <p>科：芍藥科(Paeoniaceae)</p> <p>屬：芍藥屬(Paeonia)</p> <p>種：牡丹(<i>P. suffruticosa</i>)</p>	
英文	Peony (在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中，牡丹和芍藥是同一個詞)	

<sup>22</sup> 皮日休有詩〈牡丹〉云：「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做百花王。」〔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天王院花園子》亦載：「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

<sup>23</sup> 牡丹在中國一直是最受重視的花王，等同於歐洲人心目中的花女王——玫瑰。我國自唐朝以後，本來一直以「牡丹」為國花；清朝時期，慈禧太后曾以懿旨形式將牡丹定為國花；到國民革命成功，民國肇造以後，才改以玉潔冰清的梅花為國花。現在中華民國的國花為梅花，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未定。

名		
別名	百花王、富貴花、國色、國艷、花后、火前花、京花、鹿韭、洛花、木芍藥、茜金、鼠姑、天香、醒酒花、魏紫、姚黃、玉版、玉玲龍、御衣黃、轉枝花、狀元紅、紫雲英 <sup>24</sup> 、百兩金、花王、百兩金、一捻紅、洛陽花、穀雨花、紅艷	白芍、金芍藥、夷草、夷藥、犁食、沒骨花、將離、江離、婪尾花、可離、小牡丹、草本牡丹、草芍藥、餘容、白朮、解食、解倉、鉞、殿春花
花色	紅、粉、紫、黃、白、藍、綠、墨八大色系 <sup>25</sup>	白、黃、粉紅、紅、紫、橙紅等
花期	春末夏初開花	二至六月
用途	觀賞、切花、盆栽、花壇和庭園露地栽培、食用 <sup>26</sup> 、藥用 <sup>27</sup>	
原產地	原產於中國西部秦嶺和大巴山一帶山區，現在這一地區尚有野生單瓣品種存在。	中國大陸、西伯利亞及韓國等地（較牡丹更為耐寒）
植物分類	毛茛科	
園藝分類	落葉灌木木本植物	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sup>24</sup> 從百花王至紫雲英之牡丹別稱，乃《古今圖書集成》所載。

<sup>25</sup> 姜景余編輯、攝影：《中國牡丹圖譜》，（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頁8。

<sup>26</sup> 山東省荷澤地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荷澤地區志》：「牡丹花還可直接食用。其食用始於宋代，明、清時期已有了較為完善的原料配方和製作方法。」（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254。

<sup>27</sup> 牡丹的花、根、皮均可入藥。花性平，味苦淡，具活血調經之效，主治婦女月經不調，經行腹痛。牡丹根皮中醫稱為「丹皮」，是名貴藥材。《本草綱目》載：「牡丹皮和血生血，涼血，治血中伏火，除煩熱」。丹皮性味辛苦，涼。具清熱，涼血，和血，消瘀調經之效。治入血分，驚痛，吐、衄、便血，骨蒸癆熱，經閉，癰瘍，撲損。」參見〔明〕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本草綱目》，（台北：宏業書局，1985年），頁17~18。

成活時間	牡丹可以成活 30—60 年	芍藥一般可以成活數年
特殊栽培地	「洛陽」牡丹甲天下 <sup>28</sup>	
栽培歷史	牡丹栽培的歷史較晚，大約在漢代，由於其花似芍藥而被引種，但經過多年培育，在唐朝時已被譽為花王，當時也叫「木芍藥」 <sup>29</sup> 。	芍藥早在三代，已被中國人作為觀賞植物培育，遍佈於中國北方，其根可做藥用，不剝皮的為「赤芍」，剝皮的為「白芍」，所以漢語中稱其為芍「藥」。
花語	圓滿、濃情、富貴、 幸福、美好、繁榮昌盛	含羞、羞澀、羞恥心

綜合以上，我們對牡丹已有基本的認識，而牡丹究竟出現於何時？下一節將做探討。

## 第二節 牡丹之起源與觀賞栽培說

牡丹源於何時，近人多有研究，而說法不一。以下是不同學科的代表性觀點。

<sup>28</sup> 據〔清〕李汝珍：《鏡花緣》第四、五回〈揮醉筆上苑催花〉和〈武太后怒貶牡丹花〉中記載的傳說：一次武則天因酒醉在冬天下詔：「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催！」令百花全部開放，沒想到「時至眾花多開，唯牡丹不從」，武則天一怒之下，將所有牡丹貶至洛陽，因此洛陽成為牡丹之鄉，有「洛陽牡丹甲天下」之說。（參見〔清〕李汝珍：《鏡花緣》，（台北：桂冠出版社，1983年，頁17~27）培育出多色品種。現在世界各國種植的牡丹都是從中國引種的。

<sup>29</sup> 《古今圖書集成·南陽府物產考》：「牡丹，唐人為木芍藥，今間有之。」（職方典，第459卷）（利用 <http://140.128.103.128/chinesebookweb/home/index.asp> 檢索）

一、生物學方面：有關牡丹起源的分析從野生類群的起源和栽培類群的起源兩方面來進行。

(一) 野生類群起源的分析認為——牡丹是芍藥屬植物中最原始的類群，並推斷該屬原始類群出現於被子植物崛起的白堊紀，距今約幾千萬年或更長的時間。<sup>30</sup>

(二) 栽培類群起源的分析認為——中國栽培牡丹的馴化具有多地起源和多元起源的特點。由於中國野生種分布較廣泛，中國長江流域以北各地牡丹產區多直接由山地引種馴化，雜交選育，形成品種系列。而今天這些品種系列的形成，由單種起源的純系已經很少，大多是多元起源。<sup>31</sup>

二、歷史學方面：關於牡丹人工栽培的具體年代、引種地點等具體問題，前輩學者多有論述，綜合各家說法大致上有：牡丹起源於東漢說，牡丹栽培始於南北朝說、始於隋代說、始於唐代說。以下分論之。

(一) 牡丹起源於東漢說

東漢時期成書的醫書《神農本草經》及東漢醫學家張仲景的《金匱要略》<sup>32</sup>中，均有「牡丹」名稱出現。<sup>33</sup>但由於兩書早佚，今日所見的有關零星文字，皆是從古人徵引文獻中輯佚所得，其真實性自唐宋以來，一直受到懷疑。直到 1972 年，甘肅武威柏樹鄉發掘出東漢墓葬的醫簡，其中有以「牡丹」治療「血瘀病」的記載，從而使漢代已經有「牡丹」名稱的出現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sup>34</sup>

<sup>30</sup> 參見白茹冰：《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2。

<sup>31</sup> 參見白茹冰：《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關於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牡丹的研究），頁 2。

<sup>32</sup> 《金匱要略》原為《傷寒雜病論》的一部分，今同《傷寒論》、《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一起被譽為祖國醫學四大經典名著。作者為東漢時代我國著名醫學家張機（字仲景），其中記載有「大黃牡丹湯方：大黃四兩，牡丹一兩……」。

<sup>33</sup> 〔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痲癢、瘰癧、驚癇、邪氣，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安五臟，療癰創，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 年），中經，頁 19。

<sup>34</sup> 以上參見扈耕田：〈牡丹文化研究現狀評析〉，《洛陽大學學報》，21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21。

## （二）牡丹栽培始於南北朝說

（1）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十九云：「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sup>35</sup>此語不見於今傳《謝康樂集》，而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亦曾引用過，唯在字句上略有出入「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並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清人余鵬年《曹州牡丹譜》也說：「昔謝康樂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

「永嘉」，東晉永嘉郡，治所在今浙江省溫州市，<sup>36</sup>不應那麼早就出現牡丹。這可參見李咸用〈同友生題僧院杜鵑花（得春字）〉詩云：「牡丹為性疏南國」（卷六四六），可見牡丹對南方的水土氣候不能很快適應。徐凝〈題開元寺牡丹〉詩云：「此花南地知難種」（卷四七四），白居易〈看憚（一作渾）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勸說身在長安的李紳，云：「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卷四三六）都說明「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記載應存疑。

（2）《劉賓客嘉話錄》謂：「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書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sup>37</sup>

（3）今人陳平平在《關於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牡丹的研究》文中，對牡丹文化的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晉代已將牡丹從芍藥中分出，並率先確立了牡丹的科學分類位置，在南北朝時期牡丹已經成為觀賞植物，並被引種栽培，南北朝末期和隋朝初期，中國栽培牡丹已出現品種的初步分化。<sup>38</sup>

## （三）牡丹栽培始於隋代說

<sup>35</sup>〔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頁185。

<sup>36</sup>參見蕭滌非，劉乃昌主編：《中國文學名篇鑒賞辭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553。

<sup>37</sup>〔唐〕韋絢著；〔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劉賓客嘉話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1~12。

<sup>38</sup>以上參見扈耕田：〈牡丹文化研究現狀評析〉，《洛陽大學學報》，21卷第1期，2007年3月，頁21。

(1) 宋·王應麟《海山記》<sup>39</sup>：

隋（煬）帝「闢地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進花卉，易州進二十箱牡丹，有赭紅、鞞紅、飛來紅、袁家紅、醉顏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顫風嬌等名。<sup>40</sup>

可見隋唐時代，牡丹種植已開始繁盛起來。

(2)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十九〈廣動植之四·草篇·牡丹〉卻載：

（段）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sup>41</sup>

認為直到隋朝，牡丹尚未成為觀賞的花卉。

以上這兩種說法究竟孰對孰錯，近人郭紹林先生於《關於洛陽牡丹來歷的兩則錯誤說法》<sup>42</sup>及〈《海山記》著作朝代及相關問題辨証——兼駁隋煬帝洛陽西苑牡丹說〉<sup>43</sup>二文中已做了考察補正。文中論述牡丹以其根皮作為藥物，很早就被古代醫家利用過，在秦漢時偽托神農所作的藥書《神農本草經》和東漢早期的甘肅武威醫簡中都會提到，但作為觀賞花卉為社會認識，目前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唐代的事。且據郭紹林先生之考據，第一則材料的出處令人懷疑，並不可信。

<sup>39</sup> 或記為「宋代《玉海》云」、「王應麟《海記》云」。

<sup>40</sup> 此則資料來處仍不明，但廣為主牡丹栽培始於隋之說所引用，今引之，然不贊同其說法，亦不以之為論據。

<sup>41</sup>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頁185。

<sup>42</sup> 郭紹林：〈關於洛陽牡丹來歷的兩則錯誤說法〉，《洛陽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sup>43</sup> 郭紹林：〈《海山記》著作朝代及相關問題辨証——兼駁隋煬帝洛陽西苑牡丹說〉，原載《洛陽師專學報》，1998年第1期，1999年修改。

#### (四) 牡丹栽培始於唐代說

唐·范攄在《雲溪友議》卷中記載：

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闌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矣。<sup>44</sup>

可見牡丹之晚出，到唐尚未完全普及，因此有幸得之者，總是特別珍愛，而設帳幕以護之。

#### (2) 唐·舒元興《牡丹賦·序》：

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sup>45</sup>

#### (3)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承襲了舒元興之說，謂：

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sup>46</sup>

以上這些說法，不僅說明了南方牡丹晚出、稀少，也證明了牡丹直至盛唐仍未普及至全國，則其栽培的年代不應溯及隋，而當為唐。南宋·鄭樵《通志》卷七十五載：「牡丹晚出，唐始有聞」<sup>47</sup>；清·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引李肇《國史補》、段成式《酉陽雜俎》、舒元興

<sup>44</sup> 〔唐〕范攄：《雲溪友議》，（台北：廣文書局發行，1971年），頁38~39。

<sup>45</sup> 《古今圖書集成·牡丹賦》，草木典，第289卷。

<sup>46</sup> 〔宋〕歐陽修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洛陽牡丹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花釋名第二〉。

<sup>47</sup> 商務印書館編纂：《十通·通志》（台一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87年），卷75，頁志868。

《牡丹賦·序》等唐代筆記小說及詩賦等數條唐代牡丹故實，得知：「此花（案：指牡丹花）於高宗武后之時，始自汾晉移植於京師。當開元天寶之世，猶為珍品。至貞元元和之際，遂成都下之盛翫。此後乃瀰漫於士庶之家矣。」<sup>48</sup>則牡丹栽培始於唐代說應誠然可信。

總結以上可知：很早古代醫家就利用（野生）牡丹的根皮作為藥物，<sup>49</sup>而今天我們亦可從考古資料中推溯漢代已經有「牡丹」名稱的出現，但牡丹作為觀賞花卉普遍為社會所認識，經過許多學者的辨證，大部分都認為是唐代的事。

唐代牡丹花盛傳於世後，栽種日益繁盛，不僅皇宮裡種了牡丹，在驪山上還有專設的牡丹花園，種植色樣各不相同的牡丹花，有萬株以上，還有牡丹園藝專家，<sup>50</sup>如玄宗皇帝李隆基和洛陽人宋單父亦為牡丹的質變做出歷史性的貢獻。在唐·柳宗元《龍城錄》記有〈宋單父種牡丹〉一條云：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51

<sup>48</sup> 〔清〕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1年），頁245。

<sup>49</sup> 牡丹花不僅觀賞價值高，又是一味名貴中藥，現代藥理研究表明，牡丹根皮含有牡丹酚、牡丹酚元、芍藥、甾醇、生物鹼、揮發油等。有降血壓、鎮痛、鎮靜、退熱、催眠等功效。對傷寒杆菌、痢疾杆菌、大腸杆菌、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均有抑制作用。對致病性真菌亦有抑制作用。牡丹作為藥物最早載入典籍的是《神農本草經》記載：「牡丹，味辛寒，主熱寒。中風痙瘓，瘰癧癰邪氣，除癥堅瘀血。畱舍腸胃，安五臟，療癰瘡。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參見〔魏〕吳普等述；〔清〕黃奭輯；嚴一萍選輯：《神農本草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67。）〔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謂：「（丹皮）除時氣頭痛、客熱五勞、頭腰痛、風噤癲疾」。〔明〕倪朱謨《本草匯言》對牡丹治氣理血的機理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牡丹皮，清心，養腎，和肝，利包絡，並治四經血分伏火，血中氣藥也。善治女人血脈不通及產後惡血不止。又治衄血（流鼻血）、吐血、崩漏、淋血、跌撲瘀血。」

<sup>50</sup> 參見陳正平：《唐詩所見游藝休閒活動之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頁63。

<sup>51</sup> 〔唐〕柳宗元撰：《龍城錄》卷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077—290。

長安牡丹到了安史亂後，尤其是到了貞元、元和時期，開始被大量的栽培種植。郭橐駝《種樹書》中載：

凡接牡丹，須令人看，視之如一。接活者，逐歲有花，如初接不活，削去再接，只當年有花。牡丹花上穴，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倉，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蟲乃死。或以百部草塞之，牡丹千葉者，蜀人號為京花。謂洛陽種也。單葉者，只號為川花。又曰山丹，又曰山花。菜園中間，種牡丹、芍藥最茂。牡丹、芍藥不可置木櫺中。不耐久，須要避風處。立春若是子日，于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燬。牡丹著蕊，如彈子大。時試捻十朵中，必有三兩朵不實者。去之，庶不奪他花力。凡花皆宜春種，惟牡丹宜秋社前後種接。<sup>52</sup>

此中已經提出以「嫁接」的方式來栽培牡丹，可見唐人在栽培牡丹的技術上十足的進步，是以能栽養出花色繁盛、豔麗的牡丹。而李肇《唐國史補》則載：

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sup>53</sup>

可以看出，這時牡丹因其高額の經濟收益而被大量栽培、種植，因而普及。追逐牡丹，欣賞牡丹為中、晚唐富貴人家奢侈消費的一大景觀，並在社會掀起一股牡丹熱潮。唐人筆下自然對此有不少的描繪。（將在本論文第三、四章中論述）

在大唐所締造的太平盛世中，牡丹以其花朵碩大穠艷，躍登為國

<sup>52</sup> 《古今圖書集成·郭橐駝種樹書》，草木典，第 287 卷。

<sup>53</sup> 〔唐〕李肇撰；〔清〕張海鵬輯刊；嚴一萍選輯：《唐國史補》，（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頁 16。

花，儼然是唐人之審美觀、價值意識，乃至時代精神的具體象徵。<sup>54</sup>

### 第三節 牡丹的特點

牡丹究竟有何魅力，令唐人爲之如痴如狂？仔細觀察牡丹，牡丹花冠碩大，色艷嬌人，又以濃艷芬香著稱，它盛開的時候，異彩紛呈，十分迷人，故古人有「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卷四二七)、「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嬌萬態破朝陽」((卷四七四))之句來讚譽牡丹。而牡丹那雍容華貴的氣質，就像一位嬌貴的婦人，因此歷史上流傳著許多牡丹與貴婦人的故事。例如《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將薛寶釵比之爲牡丹花：在寶玉生辰那天晚上，怡紅院裡「群芳開夜宴」，行抽花名簽子酒令，薛寶釵抽到的是一枝牡丹，題曰：「艷冠羣芳」，繫詩一句：「任是無情也動人。」這是唐代羅隱所作的〈牡丹花〉詩中的一句，原詩云：「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卷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卷六五五)曹雪芹應是從身分、性格和外貌上著眼來寫薛寶釵與牡丹的關係的。薛寶釵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擁有「珍珠如土金如鐵」的薛家的名門閨秀。賈府上下對她另眼看待，就因爲她有百萬家財作爲堅強後盾，毫無疑問，她像牡丹一樣，可以歸之於貴婦人的行列，而薛寶釵的性格特點是——外表冷漠，內心熾熱，恰似一朵含苞未放的牡丹。此外，薛寶釵肌膚豐腴，容貌端莊，白嫩的圓臉，水靈靈的大眼睛，豐滿的身材，很像楊貴妃。《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回目：「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就明確地把寶釵和黛玉比作楊玉環和趙飛燕。有一次，寶玉偶一不慎，對寶釵說：「怪不得他們拏姐姐比楊妃，原來也體豐怯熱。」結果惹得寶釵勃然大怒，回敬他說：「我到（案：原書作「到」，今應爲「倒」）像楊妃，只是沒

<sup>54</sup> 參見歐麗娟：《李商隱詩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362。

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sup>55</sup>這都可以說明，薛寶釵的確具有楊貴妃的特徵。而不管牡丹是比作楊貴妃或者薛寶釵，她們同樣有著「雍容華貴」、「豐腴華艷」的特點。

據上所述，難道牡丹就只有「富貴吉祥」、「繁盛榮華」這一形象特質嗎？這倒不盡然，因為民間另外還流傳著一段牡丹獨反武則天淫威的故事：某年冬天，武則天一早異想天開，要在第二天到上苑遊玩，觀賞牡丹，就寫了一首詩作詔書：「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百花連夜開放，唯獨牡丹不畏霸強，遲不開放，武則天一怒之下，把牡丹從長安貶到了洛陽。<sup>56</sup>這段話點出牡丹除了「富貴」這一般人所通認的形象特質外，也有「剛勁」的一面。詩人方干筆下的牡丹：「不逢盛暑不衝寒，種子成叢用法難。醉眼若為拋去得，狂心更擬折來看。凌霜烈火吹無豔，裊露陰霞曬不乾。莫道嬌紅怕風雨，經時猶自未凋殘。」（〈牡丹〉，卷六五二）就展現出這項特點。

再看牡丹花的花期。牡丹在穀雨<sup>57</sup>這天開花，所以又叫「穀雨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洛花以穀雨為開候」<sup>58</sup>；清人顧鐵卿在描寫蘇州風土民俗的《清嘉錄》上，有一則「穀雨三朝看牡丹」說：「牡丹花俗稱穀雨花，以其在穀雨節開也。……無論豪家名族、法院琳宮、神祠別觀、會館義局，植之無間，即小小書齋，亦必栽種一二墩，以為玩賞。」<sup>59</sup>「穀雨三朝看牡丹」，說明牡丹開放在暮春時節，王周亦有詩〈和杜運使巴峽地暖節物與中土異黯然有感詩〉三首之一：「花品

<sup>55</sup> 〔清〕曹雪芹：《紅樓夢》，（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第三十回，頁2。

<sup>56</sup> 〔宋〕高承撰；李果訂；王雲五主編：《事物紀原》記載：「武后冬月遊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為冠首。」（叢書集成簡編，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66年），卷10，頁394。在此，牡丹不特以芳姿艷質，競壓群葩，其勁骨剛心，尤高出百花。怎麼可以富貴一語蓋之？牡丹被貶洛陽，遂使洛陽牡丹獲得了「天下第一」的美稱，由此可看出，牡丹不懼淫威，不畏權貴，不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是被推為國花的原因之一。

<sup>57</sup> 二十四節氣中的「穀雨」是清明後的第十五天。

<sup>58</sup> 〔宋〕歐陽修著；〔宋〕左圭輯刊；嚴一萍選輯：《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4。

<sup>59</sup> 見〔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9。

姚黃冠洛陽，巴中春早羨孤芳。」(卷七六五)，李山甫〈牡丹〉一詩也說：「邀勒春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卷六四三)牡丹在「衆芳飄後」的暮春時節才登場。所以儘管梧桐新綠，芳草無涯，桃李紅白鬥色，海棠已落英繽紛了，唐人仍說春來尚早，因為那時的牡丹依然保持著她那肅穆莊重的綠色，安之若素，遺世獨立著。牡丹蓄積自己的精氣，靜待自己的花期，順隨自然的規律。當殘紅落盡，群芳黯然消歇時，才如開閘之江，縱情怒放。那氣勢宏闊肆意，浩蕩壯麗，不開則已，一開便傾情動人，酣暢淋漓，直開得紅、白、墨、藍、綠……百色相輝；直開得醉依朱欄，艷欺蘭草，楊妃出浴，春容不老；直開得姚黃、魏紫、御衣黃、狀元紅、紫雲英……千種奪魂；直開得花香濡染人間，花色映射天邊。牡丹一開便要開得盡興盡致、傾國傾城，色必國色、香爲天香，因此難有詩人不爲其美所感，不發而爲詞。

#### 第四節 唐代的牡丹文化

喜愛觀看美麗的事物，這是人類自然之性，亦是自然之情，花是「美的最佳代言人」，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當然就是花的顏色、香氣、姿態皆動人，所以賞花是自古以來都沒有斷絕過的活動。唐人對於賞花活動，更是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尤其是雍容華貴的牡丹花，自古就享有「國色天香」的美譽，其花碩大艷麗、冠蓋群芳，有「花中之王」的美稱，因而對唐代的詩人們具有吸引力，使詩人對其特色產生聯想、觸發，創作出大量歌詠牡丹的詩歌。

「文章關天數，非人力」，這天數指的就是所謂的「社會背景」。文學作爲一種社會事實，必然與社會整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因此，它往往會因某些社會適時發動互相作用，而於互動過程中吸取新元素，豐富其內涵並促使其成長。唐代牡丹詩之所以能在唐代開出絢爛的花，當得力於當時大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時代風尚……等的推波

助瀾，這些社會事實正是唐代牡丹詩得以成長的背景。<sup>60</sup>

詩人們有著敏感的藝術觸覺，通常直接從詩作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因此此節將探究唐代的牡丹文化，希據此以反推唐代牡丹詩中的意涵，使我們對唐代的牡丹詩能有更確切的解讀。以下就從自然、經濟、政治、社會風尚等方面來了解唐代牡丹詩的創作背景。

### (一) 自然因素

首先，牡丹自身具有的迷人魅力，其中之一便是牡丹花香，在唐代許多詠牡丹的詩句中都提到了這點，如：薛能〈牡丹〉中云：「迴秀應無妒，奇香稱有仙」(卷五六〇)、李山甫〈牡丹〉中云：「數苞仙艷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卷六四三)、司空圖〈牡丹〉中云：「得地牡丹盛，曉添龍麝香」(卷六三二)、翁承贊〈擢探花使〉，三首之一：「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爲我一時開」(卷七〇三)……，這些詩句都誇讚了牡丹的花香超越群芳，著實爲「百花之王」。

第二，牡丹花美。唐人筆下對牡丹的美有不少的描述，如卓英英〈遊福感寺答少年〉中：「一枝和露壓神仙。」(卷八六三)而盧肇(一作白居易)〈牡丹〉更將牡丹之美寫得淋漓盡致：

絕代只西子，眾芳惟牡丹。月中虛有桂，天上漫誇蘭。夜濯金波滿，朝傾玉露殘。性應輕齒茗，根本是瑯玕。奪目霞千片，陵風綺一端。稍宜經(一作霑)宿雨，偏覺耐春寒。見說開元歲，初令植禦欄。貴妃嬌欲比，侍女妬羞看。巧類鴛機織，光攢射月團。漸移公子第，還種杏花壇。豪士傾囊買，貧儒假乘觀。葉藏梧際鳳，枝動鏡中鸞。似笑賓初至，如愁酒欲闌。詩人忘芍藥，釋子媿梅檀。酷烈宜名壽，姿容想姓潘。素光翻鷺羽，丹艷絕雞冠。燕拂驚還語，蜂貪困未安。儻令紅臉笑，兼解翠眉攢。少長呈連萼，嬌矜寄合歡。息肩移九軌，無脛到千官。日耀香房折，風披葉粉乾。好酬青玉案，稱貯碧冰盤。璧

<sup>60</sup> 參見許文惠：《唐代傳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東吳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頁17。

要連城與，珠堪十斛判。更思初甲拆，那得異泥蟠。騷詠應遺恨，農經只粗刊。魯般雕不得，延壽筆將殫。醉客同攀折，佳人惜犯干。始知來苑囿，全勝在林巒。泥澤當澆灑，庭除又綽寬。若將桃李並，更覺效嚙難。<sup>61</sup>

此詩極盡所能的以文字來描寫牡丹之美。詩首「絕代只西子，眾芳惟牡丹」將牡丹和西子相映照，說絕代佳人非西子莫屬，而百花之中也只有牡丹可以與之媲美。「月中虛有桂，天上漫誇蘭。」將牡丹捧上天，說牡丹的美勝於月中桂、地上蘭。「夜濯金波滿，朝傾玉露殘。」寫的是牡丹朝暮之間，展現不同的姿態，不同的美感。之後詩人又以「奪目霞千片」來寫牡丹綺麗如紅霞之美。「貴妃嬌欲比，侍女妬羞看」以貴妃與花相比，寫出牡丹的艷麗與嬌態，使得侍女僅能對之嫉而妒之。而後更有「姿容想姓潘」、「素光翻鷺羽，丹艷施雞冠」、「少長呈連萼，嬌矜寄合歡」、「魯般雕不得，延壽筆將殫」……等詩句來以各種角度展現牡丹無與倫比的美。

以上這些都足以說明牡丹之美為百花之首。而正因牡丹自身的香、美，人們喜之、愛之，為之瘋狂也屬自然之情理了。

## （二）經濟、政治因素

經濟上，唐代，由於繼承了隋煬帝時開鑿之溝通南北的運河，交通四通八達。如《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云：「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sup>62</sup>提供了經濟發展有利的條件，<sup>63</sup>使得唐王朝的繁榮與牡丹之發展、繁盛之期相互掩映。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豐富，開始注重公共

<sup>61</sup>〔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台北：大化書局，1985年），卷321，頁754。（此詩《全唐詩》未收）

<sup>62</sup>〔宋〕歐陽脩、宋祁等合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二），（《唐書卷一四九，列傳第七十四，劉晏》，頁4796。）（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289。

<sup>63</sup>參見許文惠：《唐代傳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東吳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頁17。

環境的綠化和管理。長安、洛陽等城市的官衙、寺院、庭院皆栽花、種樹。所以，唐代經濟繁榮使得栽花種樹成爲風尚，這樣的風尚加快了牡丹的傳播。

除了繁榮的經濟，在政治上，唐王朝的政治是比較穩定的，唐代凡二百九十年，其國勢變遷可以玄宗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發生爲前後期。前期的唐朝繼大亂之後，君臣頗以隋亡爲鑑，求治之心殷切，因而締造了國史上少有之太平盛世——貞觀之治，唐帝國的聲威達至極點。武則天時，李氏皇朝一度中斷，然民生樂利，仍是治世。玄宗早年亦勵精圖治，是時全國人口數達五千二百多萬，民生物資供應無缺，文化燦爛備致，四夷朝貢不絕，堪稱唐之極盛時代。如杜甫〈憶昔詩〉所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卷二二〇）初、盛唐國家統一、四海臣服、國力強大、社會安定、文化先進、包容天下，爲牡丹的傳播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可見，牡丹能在唐代如此之盛是「生而逢時」的結果。賞牡丹是人們在那樣政治清明、穩定、經濟繁榮的時代下才有的閒暇娛樂行爲，因而一旦戰火四起，牡丹地位之衰可想而知，由此可說唐代「牡丹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 （三）社會風尚因素

唐代開始人工栽培牡丹後，到了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因其富貴艷麗的形象，受到人們的賞識、讚歎。《龍城錄》中〈高皇帝宴賞牡丹〉一條記載：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絕麗。所謂：「勢如聯璧友，心若臭蘭人」……<sup>64</sup>

<sup>64</sup> 〔唐〕柳宗元撰：《龍城錄》卷下，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077—288。

這段話記錄了高宗在皇宮裡欣賞牡丹的情景，而上官昭容這一聯詩堪稱詠牡丹詩之絕，是現存最早的詠牡丹詩句。當時在驪山建有牡丹園，派專職園藝者培育種植牡丹萬餘株，並培育出名貴品種，姚黃、魏紫，尊之為花王、花后。姚黃，色若鵝黃，花大如碗，形似皇冠，光彩照人；魏紫，色紫端麗，晶彩凝結，層疊如柱，俏如玉雕。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sup>65</sup>〈醒酒花〉條記：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案：即牡丹），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sup>66</sup>

這時的牡丹經過人工栽培、挑選，艷姿動人，賞心悅目，引得玄宗和楊貴妃為之神迷、情迷。宋·樂史《楊太真外傳》記載：

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原注：《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sup>67</sup>

據說因為楊貴妃喜愛牡丹，所以宮中凡貴妃常去的地方均有種植，主要種植在興慶池沉香亭及光春館、華清宮附近。雖然此時牡丹在宮中的栽植已有一定的數量，但宮外仍不多見，因此特別珍異。《開元天

---

<sup>65</sup> 王仁裕（？—956），五代時人，字德輦，天水郡人。為唐末秦州節度使判官，后入蜀，蜀亡則歷仕后唐、晉、漢三朝，至周官翰林學士，顯德三年卒。其《開元天寶遺事》4卷，乃採集民間傳說中的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713—756）遺事筆錄而成，列146條，多為宮中瑣聞。《四庫全書總目》說此書：「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采摭遺民之口，不能証以國史。」但其中含有一定的社會史料，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sup>66</sup> 〔五代〕王仁裕撰；〔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開元天寶遺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2。

<sup>67</sup> 〔宋〕樂史著；〔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楊太真外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原書未標頁碼。

寶遺事》卷下〈百寶欄〉條載：

楊國忠初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案：即牡丹)數本，植於家，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sup>68</sup>

又《開元天寶遺事》卷下〈四香閣〉條載：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sup>69</sup>

天寶宰相楊國忠因楊貴妃而獲玄宗特賜他幾枝。他小心翼翼的栽植於家，花了大把的金錢來照顧牡丹，以百寶裝飾欄楯，愛護備至，等到春天盛開時就聚集賓客友人來閣上賞花，這花的美，竟把皇帝的皇家花園——沉香亭，都給比下去了。楊國忠以這種「高規格」的方式來護養牡丹，真是用心極矣。

艷麗的牡丹，晚於群花，在暮春才萬紫嫣紅、千姿百態的爭相怒放，總吸引成千上萬的人潮欣賞她的風采，詩人筆下自然少不得對此盛況有所摹繪，如白居易〈牡丹芳〉：

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卷四二七)

楊巨源〈城東早春〉：

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纔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卷三三三)

<sup>68</sup> 〔五代〕王仁裕撰；〔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開元天寶遺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6~17。

<sup>69</sup> 〔五代〕王仁裕撰；〔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開元天寶遺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7。

徐凝〈寄白司馬〉：

三條九陌花時節，萬戶千車看牡丹。（卷四七四）

崔道融〈長安春〉寫道：

長安牡丹開，繡轂輾晴雷。若使花長在，人應看不回。（卷七一四）

以上之詩作，皆對游賞牡丹之空前絕後的盛況作了描述。在唐人趨之若鶩的追逐下，牡丹花的價格也因而水漲船高，柳渾的〈牡丹〉一詩就反映了這樣的情況：

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卷一九六）

牡丹花價節節攀升，甚至要數十千錢才買得到一窠，實在非比尋常。以下幾首詩，亦道出牡丹花不尋常的高價。如王建〈同于汝錫賞白牡丹〉：

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疼。（卷二九九）

王建〈賞牡丹〉：

一夜輕風起，千金買亦無。（卷二九九）

徐夔〈牡丹花〉：

開當青律二三月，破卻長安千萬家。（卷七〇八）

李賀〈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蘅老，走馬馱金鬪春草。（卷三九二）

李賀借古曲體裁，寫秦蘅已衰凋，蓮枝未長，正是暮春時節。那些權門貴族，競相驅馬載金，前去購買移植牡丹，展現了牡丹之尊貴。

牡丹花妖艷絕麗的姿容，令人癡迷瘋狂，使得人們爲了她，不惜砸重金也要擁有這所費不貲的牡丹花。從以上亦可見這前所未有的牡丹狂潮是由上延燒至下，舉國瘋狂的，而唐人如此窮奢極侈地狂愛牡丹，亦衍生出了虛華奢靡的社會問題，造成國家的隱憂。白居易《秦中吟》第十首〈買花〉詩中就諷刺了這種社會現象：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粼粼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卷四二五)

詩中：「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花，粼粼五束素」及「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之句，皆道出牡丹驚人的價格。貴賤沒有固定的價格，但看花朵的數目，一束鮮艷的紅牡丹竟要「十戶中人賦」才能換得。而「十戶中人賦」究竟是多少呢？據《通典·賦稅下》記載：實行兩稅法期間，國家年收稅錢三千餘萬貫，稅米、麥共一千六百餘萬石，這一時期的全國總人口並沒有見諸文字記載，但根據《通典·歷代盛衰戶口》，可以統計出距兩稅法初行二十年的肅宗乾元三年（760年）全國總人口爲一千六百九十八萬，交納租稅的課口爲三百萬，平均起來，一個納稅的農民每年要向國家交納十貫即一萬錢（千文爲一貫）。<sup>70</sup>因此「十戶中人賦」就有十萬錢。而據《新唐書·食貨志》所載，白居易寫此詩時，每匹絹值三千二百錢，二十五匹絹就

<sup>70</sup> 參見褚斌杰主編：《白居易詩歌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0年4月），頁119。

要八萬錢。<sup>71</sup>另在《唐國史補》亦有：「（牡丹）種以求利，一本有值數萬者」<sup>72</sup>的記載，可見詩人並非使用「誇飾」手法來描述當時的牡丹花價。如此驚人的牡丹花價，豪貴之家卻仍「喧喧車馬度」的競相求索，可見這樣奢豪的牡丹社會風尚已幾乎成爲一種病態。而後「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之句，描寫唐人對牡丹花的呵護備至，不僅在花的上面張起帷幕遮蓋，周圍還編起籬笆保護。爲花枝灑上水，給樹根封上泥，移栽過來，顏色依然如故。既然買花能揮金如土，那麼移花之珍若珠寶，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皇室的大力支持及豪門貴族的爭相追捧下，唐代一直在宮內種植牡丹珍品，而這樣的風尚也使得高門權貴爭相效仿，甚至有高門權貴爲追求此風而貧，王建的〈閒說〉（一作聞說）一詩就寫出了這樣的情況：

桃花百葉不成春，鶴壽千年也未神。秦隴州緣鸚鵡貴，王侯家  
為牡丹貧。歌頭舞遍回回別，鬢樣眉心日日新。鼓動六街騎馬  
出，相逢總是學狂人。（卷三 00）

不僅如此，每到牡丹開放時，還有「鬥花」的活動，也就是花的比賽。參賽的人將自家的牡丹拿出來比美、炫耀。贏家高興、輸者則不甘落後，往往四處尋訪名品，待來年再比。五代·後周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下〈鬪花〉條載：

長安王士安，春時鬥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市名  
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sup>73</sup>

<sup>71</sup> 參見孫映達主編：《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5月），頁442。

<sup>72</sup> 〔唐〕李肇撰；〔清〕張海鵬輯刊；嚴一萍選輯：《唐國史補》，（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6。

<sup>73</sup> 〔五代〕王仁裕撰；〔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開元天寶遺事》，（台

春天百花盛開，各自展姿，爭奇鬥艷，人們鬥花以「奇花多者為勝」，因此，爲了贏得下屆的鬥花冠軍，人們不惜砸下重金買名貴的「奇花」，植於庭院之中，以備來年春天來臨時鬥花比賽。春天開放的花種繁多，但是唐代因爲特尊「牡丹」，因此多以牡丹花爲奇貴。在段成式《酉陽雜俎》中就有一段關於奇花的記載：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sup>74</sup>

當時特殊的牡丹花種，一開花竟然可以開到一千二百多朵，又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爭奇鬥艷，真是太令人驚奇了。

上層社會的提倡，使得賞牡丹逐漸變成了唐人的風尚，而由京師向四周瀰漫開來，賞牡丹成了「全民運動」，人人呵護牡丹備至，無所不用其極，在詩中也有反映。如孫魴〈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

一年芳勝一年芳，愛重賢侯意異常。手闢紅房看闔狹，自張青幄蓋馨香。(卷八八六)

李中〈柴司徒宅牡丹〉：

翠幄密籠鶯未識，好香難掩蝶先知。(卷七四八)

齊己〈題南平後園牡丹〉：

---

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11。

<sup>74</sup>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頁186。

暖披煙豔照西園，翠幄朱欄護列仙。玉帳笙歌留盡日，瑤臺伴侶待歸天。(卷八四四)

羅鄴〈牡丹〉：

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鐘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卷六五四)

司空圖〈牡丹〉：

主人猶自惜，錦幕護春霜。(卷六三二)

皆寫出了唐人呵護牡丹的用心及當時「愛牡丹」的盛況。唐人上上下下迷戀牡丹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竟連平日淨心寡欲、不同流俗的寺院僧侶也不例外。康駢《劇談錄》<sup>75</sup>卷下齋〈慈恩寺牡丹〉即有相關的記載：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為上。至於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

76

<sup>75</sup> 〔唐〕康駢《劇談錄》成書於乾寧二年（895年），共2卷，42則。作者自謂記述「新見異聞」，大多講述神鬼靈應，也有少量武俠故事。如：潘將軍失珠、田彭郎偷玉枕等篇，故事曲折可觀。

<sup>76</sup> 〔唐〕康駢；劉世珩輯；嚴一萍選輯：《劇談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3~4。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無論貧富貴賤、男女僧俗，都以賞牡丹為大事，因此每當花季，常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劇譚錄》接上段引文記載了一則貴胄人家謀取寺院牡丹的趣事：幾個人探聽到某寺有名貴牡丹，但寺僧不讓外人觀看，他們便設法騙得老僧的信任，終得以去看那一棵「婆娑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sup>77</sup>的殷紅色牡丹。他們又設法把老僧引出喝酒，另外暗地派人到寺院將那棵牡丹挖出，以「大畚盛花舁而去」<sup>78</sup>。取花者還留下字條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為酬贈。」<sup>79</sup>反映了當時僧人、凡人皆難敵牡丹的魔力，為牡丹做出許多現今難以想像的行為，看來荒謬，卻再再的表現出當時的牡丹狂潮。權德輿有一首〈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

澹蕩韶光三月中，牡丹偏自占春風。時過寶地尋香徑，已見新花出故叢。曲水亭西杏園北，濃芳深院紅霞色。擢秀全勝珠樹林，結根幸在青蓮城。艷蕊鮮房次第開，含煙洗露照蒼苔。龐眉依杖禪僧起，輕翅縈枝舞蝶來。獨坐南臺時共美，閒行古剎情何已。花間一曲奏陽春，應為芬芳比君子。（卷三二七）

寫出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的美。除了慈恩寺之外，西明寺也是唐人觀賞牡丹的名寺院。西明寺本為隋越國公楊素宅，據《唐會要》卷四十八載：高祖武德年間，萬春公主曾居，太宗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後立為寺，為長安城內觀賞牡丹的名寺院。<sup>80</sup>唐人詠牡丹詩中有不少為詠西明寺牡丹之作，例如元稹〈西明寺牡丹〉：

<sup>77</sup> 〔唐〕康駢；劉世珩輯；嚴一萍選輯：《劇談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4。

<sup>78</sup> 〔唐〕康駢；劉世珩輯；嚴一萍選輯：《劇談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5。

<sup>79</sup> 同前註。

<sup>80</sup> 參見陳聖萌《唐人詠花詩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學位論文，1980年），頁91。

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炫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卷四一一）

白居易〈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一作芸香吏，三見牡丹開。豈獨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回。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卷四三二）

白居易〈重題西明寺牡丹〉：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歎花時君未回。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卷四三七）

除了西明寺之外，亦有其他寺院栽種牡丹的例子，如張祜〈杭州開元寺牡丹〉：

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塘寺，不踏紅塵見牡丹。（卷七〇八）

徐夔〈依韻和尚書再贈牡丹花〉：

爛銀基地薄紅妝，羞殺千花百卉芳。紫陌昔曾遊寺看，朱門今在繞欄望。龍分夜雨資嬌態，天與春風發好香。多著黃金何處買，輕橈挑過鏡湖光。（卷七六六）

劉兼〈再看光福寺牡丹〉：

去年曾看牡丹花，蛺蝶迎人傍彩霞。今日再遊光福寺，春風吹我入仙家。當筵芬馥歌唇動，倚檻嬌羞醉眼斜。來歲未朝金闕去，依前和露載歸衙。（卷七六六）

王貞白〈看天王院牡丹〉：

前年帝里探春時，寺寺名花我盡知。今日長安已灰燼，忍隨南國對芳枝。（卷八八五）

這些詩作也都寫出了寺院栽花、護花的備極用心。牡丹的美就這樣一路從宮廷延燒到寺院，的的確確是舉國皆狂，因此詩人王穀（一作王叡）才會說：「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牡丹〉，卷六九四）來對這種牡丹熱提出針砭、批判。

#### （四）心理、主流文化因素

牡丹的花型艷美使得唐代牡丹「富貴」的意象<sup>81</sup>逐步形成，滿足了唐人求富的心理要求，成爲其興盛的重要因素。牡丹盛開時極致華艷、富麗堂皇，被譽爲「國色天香」，隱含有富貴大家的氣象。正因此，牡丹成爲富貴大族競相追逐的對象，成爲王公貴族、都市豪門富貴奢華生活的內容。也因此，牡丹漸成爲富貴奢華生活的象徵。在唐代，在每位詩人的生花妙筆之下，進一步描寫並強化了牡丹這種富貴氣象。如歸仁〈牡丹〉中曰：「三春堪惜牡丹奇，半倚朱欄欲綻時。天下更無花勝此，人間偏得貴相宜。」（卷八二五）花中的牡丹如人間的貴人，有著雍容華貴、超凡脫俗的氣派。其他用富麗堂皇的詞修飾牡丹的例子更是不可勝數。<sup>82</sup>牡丹富貴的形象迎合了唐人的心理需求。白居易

<sup>81</sup> 意象是指在主觀意識中，被選擇而有秩序的組織起來的客觀現象。意象（image）是在心中想像（imagine）出來的圖象，一言以蔽之，曰：意中之象。簡而言之，凡是經由自己的心所想像出來，而經由筆所書寫出來的任何圖象，都是意象。《辭源》對「意象」的解釋是：「意思和形象。」漢·王充《論衡亂龍》：「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7，註12：「意象」一詞，出於王弼易略例明象篇：「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象，指意想中的形象。

<sup>82</sup> 例如：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葩疊萼相重，燒欄復照空。妍姿朝景裡，醉艷晚煙中。乍怪霞臨砌，還疑燭出籠。繞行驚地赤，移坐覺衣紅。殷麗開繁朵，香濃發幾叢。裁綃樣豈似，染茜色寧同。嫩畏人看損，鮮愁日炙融。嬋娟涵宿露，爛熳抵春風。縱賞襟情合，閒吟景思通。客來歸盡懶，鶯戀語無窮。萬物珍那比，千金買不充。如今難更有，縱有在仙宮。」（《全唐書》卷五〇二）、徐夤〈尚書座上賦牡丹花得輕字韻其花自越中移植〉：「流蘇凝作瑞華精，仙閣開時麗日晴。霜月冷銷銀燭焰，寶甌圓印綵雲英。嬌含嫩臉春妝薄，紅蘸香綃艷色輕。早晚有人天上去，寄他將贈董雙成。」（《全唐書》卷七〇八）。

《秦中吟·議婚》（一作貧家女）中云：「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卷四二五）道出了唐代一般人追求富貴的趨勢和心理。

盛強的唐代，使得人們的審美觀念上欣賞一切濃烈、輝煌、繁華甚至奢靡的人或事物，對功名的渴望、對奢華生活的嚮往成爲整個時代的普遍追求。這樣的文化精神本質決定了唐人對牡丹的賞玩頌揚集中於色、香之上，因此許多詠牡丹的詩都描寫得非常華麗、感情奔放濃烈。艷麗的牡丹是唐朝美的典範，而色彩素淡的牡丹往往被視爲下品，甚至不被承認爲牡丹，因此白色牡丹在唐代並不受歡迎。據《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記載：「殷尙白，故詩曰：『縞衣綦巾』。六朝亦尙白衣冠，是古未嘗以白色爲忌。而漢唐二盛朝則略異；漢衣青紫最貴，而白衣爲賤；唐代貞觀年間服制，朱紫爲貴，而以紫爲最貴，<sup>83</sup>士庶服白衣。」<sup>84</sup>整體而言，唐人喜歡暖色，因此以姚黃、魏紫——姚家黃牡丹和魏家紫牡丹兩個品種最得青睞，其他名列上品者亦多爲紅、紫、緋、黃等色，諸如「獻來紅」、「延州紅」、「添色紅」、「多葉紫」、「潛溪緋」、「牛家黃」之類。<sup>85</sup>孫魴〈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白疑美玉無多潤，紫覺靈芝不是祥。」（卷八八六），以紫爲祥瑞之徵。裴潏〈白牡丹〉則寫道：「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卷五〇七）<sup>86</sup>白居易在〈白牡丹〉中云：「白花冷澹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卷四三八），在其〈白牡丹〉

<sup>83</sup>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隋唐嘉話》：『舊官人所服，惟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71年4月），頁68。

<sup>84</sup> 參見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臺三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71年4月），頁49、61、67、68。

<sup>85</sup> 參見褚斌杰主編：《白居易詩歌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0年4月），頁119。

<sup>86</sup> 此詩作者尙有爭議。今在《全唐詩》中可見：（1）裴士淹〈白牡丹〉：「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全唐書》卷一二四）（2）盧綸〈裴給事宅白牡丹〉：「長安豪貴惜春殘，爭翫街西紫牡丹（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全唐書》卷二八〇）（3）裴潏〈白牡丹〉（一作長安牡丹）：「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全唐書》卷五〇七）。然《唐詩紀事》卷52記載：「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太平院開最後。（裴）潏作《白牡丹》詩題壁間。」今採第三說。參見〔宋〕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752。

（和錢學士作）一詩更是直說：「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君看入時者，紫艷與紅英」（卷四二四）可見素色的白牡丹不如深色的貴重，但紫牡丹卻是千金之尊。張又新〈牡丹〉（一作成婚）中云：「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卷四七九）不僅道出深色牡丹身價之高，更暗以「滿欄開似雪」的牡丹，喻己所娶之新婦容貌平庸，辜負他年少仕宦得意，欲得美室以足平生願的心。<sup>87</sup>深色的牡丹價值千金，雪白的牡丹卻無人眷顧，這些都再再顯示出大唐盛世奢華豪縱、富貴濃艷的審美理想與文化風尚。

總結而言，牡丹經人工栽培後，到了高宗、武則天時期因其富貴艷麗的形象和大唐氣象相映，受到人們的賞識、讚歎。開元、天寶年間，牡丹的富麗堂皇之美打動人心，成為京師長安風行的玩賞花卉，經一段時間從宮廷流傳至鄉俗，這種以奢華為尚的風習漸漸瀰漫整個社會，左右了人們的審美心理，為這牡丹熱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而中、晚唐人們在經歷安史之亂後，撫今追昔，感舊傷懷，對開元、天寶盛世的深情追憶成為當時的社會心理。牡丹在這樣的社會心理下成為中唐人最喜愛的花卉，並以最奢艷的「深紅色」、「紫色」牡丹為貴，而以京師長安的牡丹最為著名，上下一片牡丹熱，寺觀、宅院、官衙、宮殿等無不栽種。而詩人們也無不揮動彩筆，盡情地抒發心中對牡丹的喜愛，忠實地呈現出當時社會的風俗習尚，以及各種看花、賞花的情形。

---

<sup>87</sup> 參見陳聖萌《唐人詠花詩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學位論文，1980年），頁92~93。